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交會的零界點</p>
<p>為什麼在醫院的走廊上，總是能夠發出如此清脆的聲響呢？隨著每一個腳步，鞋子與地面接觸的瞬間，就像在寂靜的山林中獨自踏出的一步，傳來清新且雅致的音符。唯一不同之處在於，醫院還多了讓人感到寂寞的回音，沒有人會因為你的腳步聲而出來迎接你，要是能夠做到的話，恐怕他們也不會待在這個地方了。</p> <p>推開門牌上寫著數字一一四一的病房，大概是窗戶有打開吧，強力的對流從臉上划過，為了不讓門被那強勁的力道關上，進而發出煙火在耳邊炸裂的聲音，直到門關上為止我都緊握著門把。</p> <p>我逕自走向床頭旁的桌子，花瓶裡的牡丹花瓣已經捲起變得皺皺的，顏色也看得出有些許發黃。正當我打算將它替換成新的時候，已經坐起並靠在枕頭上的她突然出聲。</p> <p>「看看它的樣子，跟我不是很像嗎？」</p> <p>她以自嘲的語氣這麼說道。</p> <p>於是我只替換了花瓶裡的水，將新的牡丹與已經開始枯萎的牡丹擺在一起，飽滿盛開的花瓣與萎縮乾枯的花瓣形成強烈的對比。</p> <p>「這樣就對了。」</p> <p>她看著像是把天堂和地獄綜合起來的花朵。</p> <p>「看看它們，很美，不是嗎？」</p> <p>我望著她的臉龐，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她的外表的話，那就是『淡雅』了吧。</p> <p>清爽的風吹了進來，我們就這樣看著花度過了一段時間。</p> <p>不同人在同一個地方時，實際上所看到的景象可能並不相同，這是由於人類看到的是大腦根據個人經驗解釋出來的東西，並不是原始投影到視網膜上的景象。</p> <p>那麼，她所看到的那些花，究竟是怎麼樣的呢？如果我能夠看到的話，也會覺得它們看起來很美麗嗎？</p> <p>「在想什麼呢？」</p> <p>她嘟起嘴，像是看透我心思一般微笑的看著我。</p> <p>「如果能夠更加了解你的感受就好了。」</p> <p>「就是因為做不到我現在才會在這裡。」</p> <p>我無言以對。</p> <p>沉寂了幾分鐘，外頭的風不再流動進來，但外面的大樹仍然起舞著。不可思議的，一片翠綠的樹葉就這樣拜訪了她的病房，我走過去拾起。</p> <p>看向她，她再度露出微笑，看著我手裡的小小嫩芽。</p> <p>將樹葉遞到她手裡。仔細揣摩著，撫摸那些細微的葉脈。</p> <p>「它也跟我很像，不是嗎？」</p> <p>說著，將它丟入花瓶中。小小的葉片浮在水面上，掀起淡淡的漣漪。</p> <p>「樹上的葉子與從樹上掉下來的葉子，你想當哪一種？」</p>	

乍聽之下是個要離開還是要待在原地的問題，但這個提問有一個詭異之處。

「所有樹葉都會掉下來，所以你應該更改一下問題。」

「喔～」她露出恍然大悟的眼神。

隨後她噗哧一笑。

「騙你的，我只是想看看你會不會發現這個矛盾而已。」

如果沒有發覺的話，她大概就不會再理我了吧。心中這麼想，並盡力不要表現在臉上。

「那我重新修正問題好了。」

她的『淡雅』已經消失，黯淡的眼眸與接近殺氣的氣質顯現，但那殺氣的對象並不是我。

「主動去死與等死，你想選哪一個？」

她放出的氣息好像隨時會把花瓶撕裂般。花瓶從內部炸裂，一大片水灑落地上的聲音，與被粉碎的陶瓷碎片清晰地在我腦中浮現。

我轉了轉脖子，慎重地迎向她的視線，雙手手指交錯，將手臂靠在大腿上，脊椎因此而稍微前傾。

「我會等到該主動去死的時候。」

她笑著，那完全不像一個十四歲女孩會有的表情，彷彿看過無盡的深淵。

我又是如何呢？能夠毫無心理波動地回答對一般人來說相當沉重的話題，跟十四歲的男孩也相差甚遠。

「你有想過那會是什麼時候嗎？」

她繼續追問。

該如何解釋那種感覺呢？那不是自己的想法或意志，而是從外在直接灌進腦內的聲音。

「大概是天啟或神諭之類的吧。總之會有一個不知名的東西告訴你：『時候到了』」

強風再度蒞臨這個空間，她的被子甚至被掀開，可以清楚看到右手手腕上纏繞著一捲捲繃帶。

「真好，我也想聽聽看，那個神諭。」

她輕輕地撫弄透氣膠布底下的白色包紮物。就像在回應她的呼喚般，風聲愈來愈轟烈，花瓶裡的花朵被吹得東倒西歪。我重新整理好後用包包檔在它與窗戶之間。

再度安靜了下來。並不是沒有話題聊，學校的事、她的父母的事、她現在在這裡的緣由。但是，聊這些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就是因為其他人都只會說這些話才會被謝絕會面的吧，他們好像跟「安靜」這個詞有仇一樣，當事人明明就不想說這些，他們卻不斷把汙泥塞進她的嘴裡，逼她把那些話全部吐出來。

「只能拜託你了，她根本就不願意與其他人見面。站在教師的立場，總不能什麼事都不做……」

所以那個人只是因為良心不安才叫我來看她的嗎？人類這種生物實在是太醜陋了。就算她想要離開這個世界，那也不能怪她。

「你在生什麼氣啊？」

被她拉回這個世界後，看向牆上的時鐘，從沒說話那一刻過了大概半小時。

「大概和你——不，是我自己想要離開這個世界的理由吧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」

她並沒有追問、沒有擺出驚訝的臉色。有的只是得知答案後心滿意足的表情。

或許我們兩個已經很相近了吧，但又無法完美地理解對方，這比完全不了解一個人還要痛苦許多，感覺彼此終究無法到達相同的地方。

心底突然湧現一股衝動，心臟的鼓動愈來愈鮮明，牙齒不自覺得用力咬合著，我用力握緊了她的左手。

「嗯～真大膽。」

她保持著笑容繼續開著玩笑，不久後便收回了揚起的嘴角。

「你不希望我死嗎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是嗎？」

她嘆了口氣。

「好吧！那就當為了你我就先繼續活著好了。」

她也回握我的手，契約在此訂下。

他走了以後，醫生與護理師造訪，說明大概再過兩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我靜靜地望著窗外的晚霞。

既然做了約定，反悔也不是我的風格，甚至可以說極其厭惡。別人說謊就算了，我沒有辦法忍受自己也說謊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其實別人說謊原本也是不能忍受的，看樣子人對於所有事物終究會漸漸習慣吧。真心討厭這種構造，希望能夠劃分出一個「不會逐漸習慣」的腦區，碰到討厭的事情就往裡面丟。

「原來還有人真心希望我活著啊……」

空蕩蕩的病房裡響起自己的聲音，這就是孤獨的感覺嗎？要是這句話能夠乘著風送到他那邊就好了。

天色暗了下來，下床打開照明，電燈啟動的時候發出怪異的聲響，閃了幾次後才恢復正常，看來這個傳統日光燈管已經撐不了太久了。

原本還想讀一下從護理師借來的小說，但我現在還必須要為自己找到一個活著的理由才行，不然只靠一個簡單的約定，應該過不了多久就又會見血了。

「老師、父母、同學……」

似乎都是一些可以丟進「不會逐漸習慣」腦區的角色，不過和他度過的時光還滿開心的，今天第一次聽到他說這麼多話，表達了那麼多心情，總覺得有稍微了解他一點了。

看著他設計的花束，將新的花與舊的花合在一起，呈現出美輪美奐的風貌。真虧他能夠了解我的意思。

「看來我們兩個還滿像的嘛。」

不知道他是否也這麼想，不如就真的把他當作活下去的理由好了，嗯，就這麼決定。

翻開那本小說，是個隨處可見的無聊愛情故事。不過，要是能夠活得那麼輕鬆，喜歡上某人，愛上某人，過著幸福快樂的是日子——不，不可以這麼想，這種事是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。只要抱持著期待，就會因為期待而受傷害，我就是這麼一路活過來的。

「還是睡覺吧。」

熄了燈，把枕頭放好躺下，微風輕拂而過，回想起白天的時光，至少今晚，應該能久違地安心入睡了。

回到家裡，母親劈頭就是一句「結果怎麼樣？」

斜眼望著那個巨大醜陋的黏液怪物，明明完全不認識，問那麼多又能如何呢？對於那個異形來說，滿足好奇心與掌控慾才是首要任務吧。

就連鞋櫃看起來都殘破不堪，快速地說了一句「沒怎樣」，但這個回答顯然堵不上她的嘴。

「你那樣說我哪知道是怎樣，你要說說她的情況啊：還會不會痛啊、有沒有好一點啊……」

後面是極其噁心，像蛞蝓的黏液一般的言語，把我死死釘在原地，並伸出許多濕滑的觸手綁住身體的每個部位，但光是這樣還不滿足，肉體逐漸被其侵蝕，進入每一根血管、每一片組織、每一個細胞核，而我只能任其肆意宰割。

天花板的電燈與吊扇也成了她的助力，不斷刺激著我的感覺受器，將來自末日的物質送進我的腦中。

肉體也混進了骯髒的物質，每一次呼吸都感覺肺部有無數條大蟲子在蠕動，皮膚快要被那些蟲子從裡面刺穿，牠們入侵神經迴路，試圖奪走主控權。

骨骼再也承受不住摧殘，逐一潰散。

在她的侵蝕告一段落之後，又再補了一句。

「對啊，你都不講我怎麼會知道呢？她可以出院了嗎？」

「要是能出院的話我今天去看她幹嘛！」

我搶在她說出任何一句廢話前躲進房間裡。當然，房門要上鎖，以防萬一她攻其不備。要是平常她肯定會在門邊繼續她的侵蝕作業，但可能她的大腦姑且還有一些學習功能，知道這麼做對她來講沒什麼意義。於是今天我得以少忍受一點她的蠶食。

原本在關上房門後，才能夠感覺到我的世界，感覺到「我」現在就在這個地方。但侵蝕仍在持續著，我慌忙地拿起耳機，將降噪功能開到最大，並開始放布拉姆斯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，定音鼓與法國號和中提琴與低音提琴的隆重低音傳入腦中。

「要冷靜下來。」

我告訴自己。

為什麼心裡還是如此生氣呢？感覺快要親手把心臟捏碎了，身體隨著弦樂的顫音顫抖著。心理的怒火甚至能夠壓過這首氣勢磅礴的曲子，只是不同於這首樂曲的和諧，在腦內同時響起的是瘋狂的拉赫曼尼諾夫，毫不間斷的快速音群與壓抑到極致的旋律交疊，壓過了穩定且保守的布拉姆斯，耳機裡的聲音逐漸離我遠去……

「好吧！那就當為了你我就先繼續活著好了。」

回想起她的話語的同時，再次聽到布拉姆斯的優雅鋼琴旋律，舒緩握緊的拳頭，稍微放鬆了被囚禁的心臟，深深地吐了一口氣。

平常能夠無視的母親舉動卻招來滿腔怒火，難道是因為和她在一起的時光很開心，無法忍受再度回到人類的世界嗎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。

唯一能夠體會的，是在那間病房裡，確實創造出了另一個世界。能夠忘記其他會讓心臟破碎的存在，能夠感覺到「我」存在在那裡……

耳機裡的旋律開始加速起來，已經到第一樂章的末尾了。一邊感受著管弦樂與鋼琴的無縫接合，一邊開始思考起她的事情。儘管相處起來像拉赫曼尼諾夫般瘋狂，但同時，跟她待在一起的時光就像布拉姆斯般和諧。宛如讓寧靜的水燃燒出熊熊的烈焰。

深陷在火球裡面，肉體不斷地被燒成焦炭，但也許只有這樣，才能感覺到那唯一的一絲平靜與溫暖吧。

兩天後的禮拜一，剛進教室時就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人物。

要從校門口附近開始，跟著一大群學生擠到教室門口。這件事情恐怕會讓我把我的耳機折斷都沒辦法氣消。所以雖然八點才上課，但我通常最晚七點二十分前就到了。

意外的是教室的燈居然亮著，難道我第一個到教室的紀錄要被劃下句點？正當我想著究竟是誰會比我早到時，那個「淡雅」的身影出現在我眼前。

「果然嚇到了，不枉費我那麼早來堵你。」

我的視線立馬轉向她的右手，纖細的手臂並沒有被紗布包著，可以清楚看到內側有無數道鮮明的傷痕，將原本明亮的手臂化為混濁且殘破不堪的裂縫，那彷彿是畫作裡才會見到的場景。

「這個嗎？不用擔心，都已經痊癒了。」

她大方地用左手握住右手，並用大拇指從那些傷口上劃了過去。明明是如此的崎嶇不堪，她卻劃得如此輕描淡寫，好像那些傷口根本不存在一樣。

心臟又開始痛了起來。

「那種能力，一定讓你過得很痛苦吧。」

她從我的桌子上輕巧地下來，明明窗戶已經被打開，霎時整間教室卻只有她的腳步聲，黑板隨著她的步伐往前延伸，她就這樣走到我的面前。

她將耳朵抵在我的胸口上，聽著那個不斷爆裂的聲音。

「撲通！」「撲通！！」「撲通！！！」

跟兩天前一樣，無法控制的情感全數經由血液流往心臟，身體好像隨時會炸開，頭開始痛了起來，意識已經掉入了無底深淵……

不斷徘徊著。

睜開眼睛也不過是一片黑，觸覺幾乎消失，一直走也累了，不如坐下來休息。

黑暗中響起了某個聲音，一開始很模糊，不過後面漸漸聽清楚了，是國小時那些嘲笑我名字的聲音。

之後是我的聲音，我向老師及父母告狀的聲音，還有他們說「這綽號不是滿可愛的

嗎。」「你就不要理那些人就好啦。」當中甚至還有人跟那些同學一起嘲笑。

如果人不會習慣就好了。

聲音似乎還沒結束，另外一個聲音傳了進來，這聲音聽起來是如此的熟悉、如此的安靜，靜如止水的聲線在腦中的占比愈來愈大，但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聽不太清楚，像在泳池裡聽地上的人說話。

「……醒……」

「快醒……」

為了探究聲音的方向，我從泳池底部不斷往上爬，隨著光輝愈來愈近，聲音也愈來愈清晰，就在探出水面時。

「快醒醒！」

眼前出現的是她的臉和天花板，頭部好像靠在一個柔軟的東西上，快速釐清狀況後，我先坐起身離開她的大腿，向她問道。

「我暈過去了？」

「大概三分鐘」

放眼望去，教室依舊是一片空蕩蕩。

其實沒有想到會變成這樣。

第一次看到這樣的人，只是看到割腕的痕跡就心如刀割——不，那就像被巨獸不斷地咀嚼、撕咬，沒有化為最小分子勢不罷休。

他醒來後立馬向我道歉，我制止他並反過來說對不起。那個表情，究竟要把靈魂碾碎多少次才能夠露出那麼悲傷的面容，他的身體還能夠負荷得住簡直是個奇蹟。

看到他那麼脆弱的樣子，忍不住想要跟他站在一起，但終究無法進入他的世界。他的心跳每一下都使勁全力要把心臟捏個粉碎，彷彿要全力拒絕我所以昏了過去。他沒有辦法容忍人與人之間的親密行為。

外面的聲音依舊無法傳進耳裡。

我們兩個並肩靠著置物櫃坐著，雖然我和他的位子就在最後一排並且相鄰，但不同於他桌椅的乾淨整潔，抽屜裡被塞滿了骯髒的衛生紙，桌子上肆意妄為的塗鴉，椅子平面的木條被拔空，只能坐空心椅子。

「妳該走了。」

時鐘指向七點二十分，其他人隨時有可能闖進來，摧毀這個世界。

儘管如此，我仍不願離開。我握住了他的手，我知道這點程度他可以接受。

我沒有說話，只是靜靜地望著他。他牽起我的手站了起來，背起書包。外面的聲音開始浮現，我們一起離開即將變為魔窟的地方。

記得在圖書館看過一部叫做《天國大魔境》的漫畫，男主與女主在末日世界生存，踏上尋找「天國」的旅途。

不曉得這個世界的「天國」會在哪裡。

漫畫裡有叫做「蛭子」的生物，他們會捕食人類，擁有結合人類部分特徵的畸形詭異樣

貌。

我覺得這個世界所謂的正常人，就是漫畫裡的「蛭子」吧。

這個故事目前還沒有完結，主角們正在逐漸逼近答案，但他們還在路上。

我們也還在路上，只是不曉得這究竟是通往天國，還是邁向比那個生死交加的花瓶裡更加混沌的結局。

